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剡源文集卷二十四　　元　戴表元　撰

書　啟　疏　傳　劄子　說　諭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表元嘗聞之周公之相周也勤於求士天下之士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文人墨客誇而張

之以為美談表元竊獨以為不然當周公時誠多士安有千餘人日擾擾焉於周公之門而不耻而受其謟者方疲精僊體有戰國四豪吕不韋陳豨之所不暇曾是以為周公乎蓋理之必無者也故夫古之君子之求人也其道必有不勞而致之而君子之見求於人亦必有以自致貞女之行不出於鄉閭知者詳也鬻寶玉者不登門信者先也今有善匠將使之為巨室問其材木之所產耳目之所經歴口疏指畫一日而辦求馬價於良

御某優某劣某悍某馴雖千里之遠舉能言之何者考之熟而蓄之素也伏惟明公以清材敏識隆名雅度振撼於東南之日久矣東南之人情土俗時宜政理伸其樂而遏其所不堪者其事悉矣而況於士大夫之行藏名實進退俯仰容之以禮貌動之以意氣其知之詳而信之於先考之熟而蓄之有素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表元抱區區之賤愚譬之於物瘿女礦石樛木駑駒媒貫之所不親匠御之所不議自其少時顱嘗以場屋空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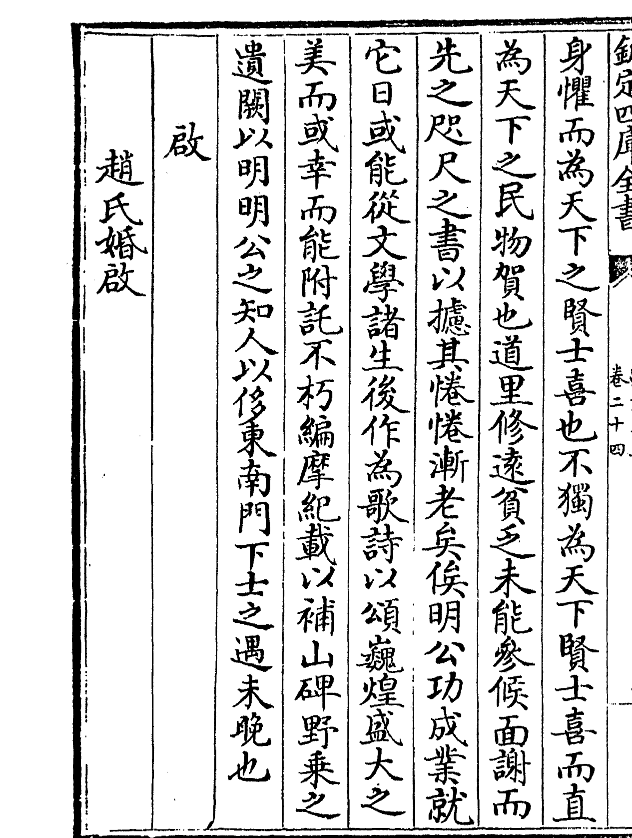
猥鄙之文竊有司之科第以苟一日之禄而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温習以是趑趄震慄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蹤跡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薦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徬徨不知其何以得之者既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

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忍有遺之者乎故因明公而前所疑於周公之事者愈決表元之所以得于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遽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真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有真可知真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為愚賤之

身懼而為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為天下賢士喜而直為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參候面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攄其惓惓漸老矣俟明公功成業就它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為歌詩以頌巍煌盛大之美而或幸而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乗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遇未晩也

啟

趙氏婚啟



伏以敘杏園之年好久熟大門數榆社之文交莫踰賢從宜有絲蘿之託以增金石之情伏承親家某官次令女玉雪自持聞早閑於婦事而某長男某縑緗不輟覺猶有於童心當斡蠱之云初豈授姻之敢後夤緣高義邂逅成言之子既亟於有歸吾宗遂從而獲助訊三星之候庸幣帛之是將開八世之祥倘衣冠之相映

回孫氏婚啟

某官學四方雖知名之已熟婚姻兩姓願投分以非宜

出於盛心來此信紹伏承親家提刑大監令姪封郡寺簿長孫男肖翁將仕温良之積必克世於詩書而某男某次女少奎寒薄之資懼未閑於禮法既揆量之自審何扳慕之敢髙辱問愈勤顧辭不獲吾聞命矣敢虛道義之風其自今兹共振衣冠之緒

回徐氏婚啟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宦之縈懐鄰境扳縁喜親賢之在望投我尺素重於兼珍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籍甚

醇明定熟會稽初學之記而某第三女在娘肅然清宴真是東漢逸民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盟遂叶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姓甥舅之歡足光吾黨百年子孫之托昉自兹今其為忻愉罔既敷寫

范氏婚啟

伏以江海浮蹤既屠羊之靡託山林餘念惟舐犢之難忘欲為詒後之謀爰擇宜家之偶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襲清門之禮訓婉晚固宜而某男次紀守先世

之儒壇鑚研尚淺黄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之歡庶無異圖以永良好絲蘿可託實昉自以玆今氷雪相看是所期於吾黨扳緣之喜鋪寫奚殫

舒氏婚啟

伏以吾州四姓之家久煩慕仰斯文一日之澤亦許扳緣蒙厚幸之如斯臨嘉盟而甚喜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早諳禮範如種玉於藍田而某男後庚窮守儒壇頗尋源於潢潦黄緣草木之味締合金石之交非然

黴儀辱在高義論財子女正吾黨之不為邀福祖宗尚
後昆之見相忻愉之至鋪述奚殫

回弋陽趙教授啟

伏以山林偃溥分絶望於青氊江海游從喜論交於白
首敢惜投瓜之報以鳴伐木之求敬惟教諭學士前輩
東土俊流南宮舊物居楚客衆勞之目加以能言留番
君遺愛之鄉久而成聚閱變化於浮雲外物謹行藏於
暮景修途乃遷九萬里之圖而從二三子之撰時方興

學必大修明堂辟雍之儀君若應徵豈多遜公孫晁董之對清華之選造次可須某猥緣虛名莫返初服病頽躄足居然棄物之逢時血指汗顔詎意良工之在側既循牆之不敢惟倚席以增慙所賴芳鄰見分餘映扁舟散髮固難禮法之踈斗酒同襟倘許談諧之數

通燕右丞啟

伏以江浙同風久勞於鄉往雲泥異路遂隔於瞻承葢以初無先容之言益成後至之罪比聞台從將壓鄙封

此而不預謁於道周僕則自取踈於門下然古人之禮見必有贄而儒者之業職當修辭聊效蚓蚿之鳴以當鴈雉之執伏惟右丞相公三光五岳之氣畯四海九州之胸襟文雅風流不在王茂弘謝安石之下淵源議論及遊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方蜀道岌乎難登乃廬山屹其獨立單辭造膝而雷霆收霽輕車就道而風日清夷立談亟拜於璧雙坐對不知於席近徑由棘列往聞槐庭衮職以補躬絺繡加文而滋美醫功以康國參苓解

毒於無形遺民有令其庶幾之謡同類發吾復何憂之歎脫干戈而安錢鎛逃桎梏而還衣冠有年於兹伊誰之賜今者輟步紫微之府宣恩滄海之氓山君水妃收雲霾而聽令藩侯邦伯候道路以趨塵榮倍於會稽邸使之見章威邁於臨卭邑令之負弩竊想明公之志非如俗士所窺必將措世唐虞無慙簡冊之載然後許身稷契盡酬韋布之言表元髮種種以欲華跡揺揺而靡止皷三作而氣絶已不記於前勞木再實者傷根刓敢

萠於妄想家有踰七至八之老道遇滿十除五之窮耕鐵硯以誑饑紝楮衣而覬暖取數廉於卜筮獻伎窮於優伶何待何清始有相知之至頗驚星動乃傳鼎貴之來凡公意氣之交皆昔朋遊之舊篋櫝未滿忍獨棄於遺珠芻豢方陳姑强羞於茹藿知我罪我進之退之一維門館之所裁自分泥途而已矣屬時炎暑祗役江郊諒豈弟之有憑宜興居之胥吉尚祈謹嗇益保熾昌謹奉啟事再拜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

通蘇教授啟

某頓首再拜奉啟伯清教授學士同舍執事某一別光塵九更歳籥雖遊從甚遠莫知桃李之成蹊而潤澤不忘常如珠玉之在側比從鄉論獲採郵音謂將屈於範模來俯臨於衿佩諸人動色知為文藻之故家我輩歸心恃有波流之砥柱惟此絃歌之國素無刀筆之風越自近年誘成惡黨魚鱗田籍化為子虛之歸鶴髮儒宗侮以侯白之術計慮疎而自陷危穽造詣拙而倒持太

阿信萋斐之小言棄隄防之通例貂不足而狗尾續驚位置之何多蠶則績而蟹有筐幾主名之莫辨得者不以為感慢之反以有辭宜謗議之喧天致紀綱之掃地怒室色市遂疑善類為皆然延冠啟關因令外侮之得入體貌衰而誰顧門戶墜而不扶儼然冠蓋之林淒其羈旅之色事已至此當取瑟而改調行或使之有彈冠而交慶茲蓋伏承伯清敎授學士木假山之家世金華洞之精英方億萬計圜橋門首預登瀛之選及七千里

距要服踵克觀國之賔清談雅步而懐璧自如深潛屏處而推轂恐後居席之右載道以東洎敎令之未施已觀瞻之頓改當使大官貴將知有師儒之宗自然新學小生復還禮遜之美某舊依童習老綴賔遊塵土容顔顧消磨之已盡江湖名字猶記憶之未忘聞腊轄之在行喜同袍之有託川途孔阻凉燠靡常想愷悌之有憑凡興居而胥吉未由面詷先致手書更冀司存倍加珍毖爰茂秉於昌會以前迓於亭除不鄙委令敢辭駑鈍

伏惟垂慈鑒念不宣

回淩德庸諸公啟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二紀荷鉏已都忘於舊學一寒彈鋏敢過望於新交不虞跋涉江海而來獲接淩厲風雲之彥盼之青眼投以赤心謂其可為童子之範模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既領訂金之諾又來儷錦之箋陳誼甚高豈俗流之可及有言不食尚歲晚以為期惟是精力早衰淵源素淺使不深於謬誤

得無賴於髙明諸丈先輩不一一奉記合并之問謝敘是幸謹此占報切幾鑒融

回舒子燕送鵞酒啟

某老而憐子欲分井臼之勞窮為擇壻又得虀鹽之賴政自安於陋陋誰或達於髙明乃行眷私遠致慶問愛鵞封酒雖感詠之難忘烹魚得書惟報酬之弗稱

代太學同舍内優成謝貫平章啟

伏以公堂較藝守三尺之拘攣鈞路憐材恢一陶之块

扎使寒畯動速成之想為國家增樂育之仁趨恩如歸潔巳以謝若稽學制厥重舍優如緣究陵之竿不能以足而為先後如主矍圃之射但聽所命而為去留至若積累而升較然勞逸之判踰時歷月進以錙銖墜地登天繫於抄忽角鉛槧者歎其不易而執刀筆者阻之無難自非遇寛大之朝何以成濶絶之選伏念某蟲雕無益免禍未陳進不得飛名譽以為高取仇覽長裾之羡退不敢聚朋曹而造累蹈子厚尺牘之嘲獨於分寸之

躋扳欲効尋常之馳逐誠非覬望之及動有僥倖之期
洛陽年少之能言或輕初學闒黨童子之居位躐見並
行謂可滿意以予齊更欲垂涎於望蜀乘機併進取數
已多而乃雜采先成屢唱盧而未定馬形皆具僅闒尾
以不全傍觀訝合頴之難相知惜虧簣之淺徐紓微悃
仰籲元台造化之筆方勤文法之議踵至天人曰可堪
輿曰否自奇比之多端執友稱信交游稱仁辱公言之
交上徑采僉同之請亟頒特達之俞器躍冶而鍾鏞材

東新而榱桷伏觀褒衮尤重員芒蓋度越常調之恩猶謂素慚於庠校若品題佳士之目實非易得於廟堂科塲之辭頓輕葱闈之色為動所謂生我成我不知舞之蹈之茲蓋恭遇太傅平章魏公别墅折衝翹材錄用謂周官六典之法度必出關雎麟趾之心謂洛水數世之源流可培菁莪采芑之用遂使鳶魚之飛躍不強勗鶴之短長居然數奇亦以等進某敢不激昂弱質報稱隆知志乎上志乎下此亦倘來之别物優則學優則仕

尚期無媿於前脩不出他門昉自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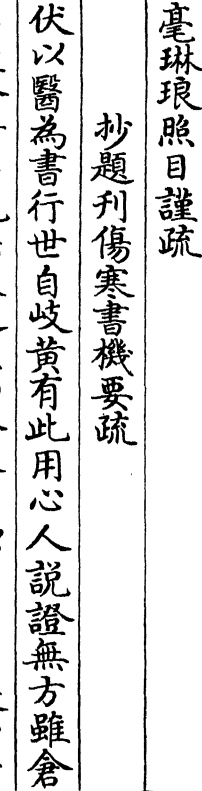
疏

觀民閣營造疏

伏以名藩偃處實分靈鷲之南支古閣巍然尤據蒼龍之左角非但尊嚴於郡治盖將觀覽於民風歲久日長霜摧雨剝工已成而壞之可惜力有限而葺之良難惟牧守為古諸侯居處不容於簡陋如父母之役衆子奔趨敢憚於煩勞各肩乃心共相斯舉謹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刋詩板疏

伏以天台山高幾萬丈產人傑以何多石屏翁死未百年有詩名之故在思昔江湖半天下之跡定交真衮諸大老之間掀髯顧盼則軒葢成雲握手笑談而壺觴達曙故其吟篇朝出鏤板暮傳懸咸陽市上之金咄嗟衆口通雞林海外之舶貴重一時既遭遇之如斯何消磨之遽甚今欲訪刼灰之殘燼斵文梓之新編風雅運開定有聞名而樂助英賢氣合何須同世之相逢慷慨揮



毫琳琅照目謹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伏以醫為書行世自岐黄有此用心人説證無方雖倉扁難於措手況傷寒之至切於療病以易差自張仲景以來若龎安常諸老既陰陽虛實十能辨其八九何死生反覆百不將於二三蓋緣用藥之時多至臨岐而惑今欲一準古賢之訓明該治法所宜遇某脉則飲某湯傳彼經則投彼劑大書標揭決無疑似殺人衆力板行

即是慈悲拯物筆下灑霏霏之溥潤眉間觀鬱鬱之陰功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伏以抱關擊柝仕有為貧毀瓦畫墁志將求食乃有北士來遊東州通隷古前之書為科舉外之學譊譊誦說欲盡變莊嶽之音皇皇道途竟不賦侏儒之粟廣文之曹司何在考功之歲月何多居然代者之棲凄其去客之役昔陳師道有外姻寄食故能辭處約之金范希文

在鄴郡解官猶時鶩代勞之馬今併無於指擲欲遠辦於齊將惟當路之諸公貴人若是邦之君子長者庶幾興念聚刲氊毼背之資萬一知恩有啣珠蛇口之報

萬戸府靳提控求仕疏

切以陽燧露處借隙日而生光輝神龍泥蟠得尺水而興雲霧豈有英雄之奮發不資氣勢之依憑伏承弘道提控矮矩長身危塗緩步取毛錐子投地諒世家之豈然辭柳列君染衣幸歲年之已久今欲脱蹤絳灌之伍

謁選夔皐之庭知已紛其如麻拾爵易於若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須衆力之相成方寸之木俾岑樓之高看修程之立至請題氏某各助若干

趙道人北遊疏

伏以閱世千萬塵何處有建德國齋心三十日為子說逍遥游佩煙霞為齋糧指江湖吾傳舍交梨火棗左右逢源金母木公先後禦侮此自仙家之素有必須人力以相成如龍藏芥中得水即化如鵰離鷇外待風即飛

但舉揚州綿纏與之徑從洞庭劍渡行矣

翁舜咨疏

伏以挾策為仲尼之徒居然自異求食必伯夷之粟正爾良難竊見翁君舜咨家乏負郭之田躬希陋巷之節寧食三斗缺不肯隨肥馬以拜塵强持一寸膠乃欲遡下流而捄濁蕉間之鹿久去釜中之魚屢生今將戕曾章甫之冠分唐廣文之飯顧窮坑之莫塞何選海之可尋凡我同遊豈無知已動色顧炙決非平生之心刮毛

成擅是為衆力之助片言白水雙翮青雲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伏以上帝好生本哀矜而不忍下愚有過許悔艾而自新伏念某藐爾龐軀嬰兹篤疾醫師畨進幾百藥之俱投役隷頓勞積三旬而相守去死不能以寸得禍必有其端方當呻吟痛苦之中不勝憂危恐廹之至生身順境則豈知夜食之艱難處事少年則寧免語言之凌忽或計慮再三而用以過當或經營什一而謀慮太深或

乘已喜怒而有所傷或見人患難而莫之卹或暗室屋漏自虧戒謹之恭或肥馬輕裘不思畀近之福諸如此類可得而殫今盡悟夫前愆庸敬陳於真欵伏願惟皇孚佑有赫鑒觀活臣螻蟻之身使沉痾之頓起延臣犬馬之齒得警策於將來誓以餘生力成善士

鄧君疏

伏以為五斗米折腰有居貧而不免封萬里侯食肉無委運以自求切見覺非學士鄧君揚旆歐曾翰墨之鄉

揮犀朱陸講辨之地膏肓泉石幾欲携老子入名山欬唾珠璣聊復對離騷飲醇酒固天機之洒落亦要路之崢嶸今者鐵硯已穿剡書將上大則繡衣乘傳驅駕風霆小亦金鑾代言剪裁雲霧惟公意之所願欲於事勢初無留難為交道之光華增儒林之膾炙蠅翼附驥自皆致於盛心黿毛成氈想不遺於餘力筆膏一洒鞭影如飛

城隍廟修造疏

伏以一縣之有城隍如心腹為體膚之主百姓之趨力役若子弟効父兄之勞本事理之相湏出人情之樂助睠惟兹廟剏自有唐溪山清雄據上游之最勝殿廡宏敞聳舊治之具瞻自丙子熵祝融之災至巳夘議斯干之築更三數舍雖粗有成規閱十餘年猶未還前觀盖向之官府亦知衆戸之願輸故免其科徭欲使期年而趣辦惟此意之甚美惜舉行之不終於是瓴甓之材露棲於水滸棟梁之幹雲委於山岡坐令肅穆之叢祠猶

作淒凉之歎舍行路為之嘆息居民見而傷嗟今者邑政清明天時豐美左餐右粥家餘魚稻之藏十雨五風人思牲酒之報使班垂不期而竭作杞梓無踵而趨門絢發丹塗翬飛寶構上以妥扈從鬼神之奉下以展烝嘗香火之嚴是在指揮之間適值作興之會先王典祀非同浮屠老氏之淫祠宅日穹碑併述武城桐鄉之遺愛斯文風播所至嚮從

傳

二歌者傳

咸淳德祐中杭有善歌者二人以材貌聞於天下兵亂流落皆相失其一人為一武帥得之絶幸有貲權而一人嫁為民妻在武帥部中方其未相值也音信隱隱常相聞既而幸者刱别館求民妻而致之曰吾與爾疇昔固相同類也幸甚脱死邂逅於此願相娛以盡吾志民妻曰娣意誠美然吾已棄其身草野間食饜糠糲衣極麻卉窮殘藍縷以求容於膏粱綺靡間强而為之則辱

其素吾不得行也益凡使者三至三辭之其言如初然
幸者意堅請益苦民妻亦居貧久不敢相咈竟致諸館
中二人者相見問艱厄道故舊甚懽幸者懼徒留之不
可以安民妻也則出少年女奴數輩煩民妻教其歌而
時與之祿稍使歸有以贍給其夫家民妻既漸衰老舊
習歌雖善無所復用亦幸人傳之遂不慭而為之教數
女奴皆如法咿咿嗚嗚動揺其唇輔拘綴其肢體而為
之及暮而始得休幸者自帥家間一至其館按所授歌

歌進則喜不進頗微督讓若恐不為盡心者民妻悅悔內不自堪而感其恩且案已出終不敢怨意相得無違言戴子曰余在杭時見衣冠士大夫以文辭道德相交游多矣一經患難反面如不相識而二歌者倡優技藝之流承平齒牙餘論所不敢及者也其所為若是有愧之乎然議者猶以為貴幸者既以義存舊則不當苛督其過賤窮者既以禮辭聘則不當諂順其欲斯乃求全已甚之論君子蓋無責於其人焉

劄子

回表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某頓首再拜通父學士執事某霜露遺軀豈記生辰之反江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敢圖英賢不棄衰陋浹洽既成於數面游揚肯吝於餘詞至歌郢人之陽春以華絳老之甲子欲倚聲而和則深愧七襄將捲錦以還則又負十襲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逆旅之需姑薄敘於謝言殊未殫於忱悃尚徼永好俯賜深原

說

漁說送王伯畏講書歸新安

江漢之俗多漁畜得魚多則風戾日暴之以俟遠鬻者售焉其事常逸而息甚徽有厭之輦魚仰致諸黟歙山谷閒初至墟民爭趨之售十九明日什六又明日什二又明日無售者矣非民啇薄土狹而易足無復多事魚也新安今東南經生之江漢也儒者王君伯畏以成學轉授於鄉寡求而自重養親教子雖無贏餘不至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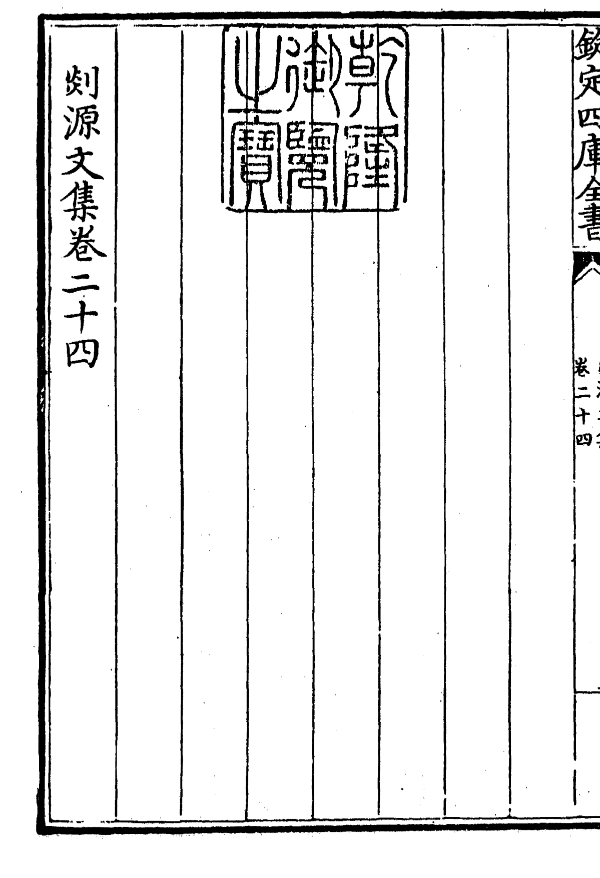
鄉多名山川佳烟友良天好日壺觴過從絃奕諧笑未甞一日不從心適意而踰高從險遷凉就潚為廣信之後為諸生講經三年蕭蕭然空載而返值余亦窮復無以振發嗚呼此不皆近於葦魚黔焚間者哉抑余聞之古有大漁陶朱公能生蓄魚嘗曰五湖入海游齊楚致千金商愈富術愈奇又莊周嚴先張志和之徒雖漁而不商名愈高予與伯畏更思之大德癸卯二月朔日

諭

蜜諭贈李元忠秀才

釀詩如釀蜜釀詩法如釀蜜法山蜂窮日之力營營村墟數澤間雜採衆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鹹甘苦之味無可定名而後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嚼其所從來則不為蜜矣詩體三四百年來大抵並緣唐人數家豁達者主樂天精贍者主義山刻苦者主閬仙古淡者主子昂整健者主許渾惟豫章黄太史主子美子美之於唐為大家豫章之於子美又亢其大宗者

也故一時名人大家舉傾下之無問諸子自是以後學豫章之徒一以為豫章支流餘裔復自分別標置専其名為江西派規模音節豈不甚似似而傷於似矣貴溪李元忠以詩游江西之同名能詩者略徧皆余所未識而不鄙請益於余顧余之寡陋豈暇有益於人乎姑與之言癈以資同味者一啟齒云



剡源文集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剡源文集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剡源文集卷二十五　　元　戴表元　撰

講義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一章

當孔子之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髣髴若老眄萇弘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棄故時論目之為野人至於威儀曲節華飾過盛則幾傷其本而反以為君子仲尼感嘆風俗之日移自言吾不

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為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但不知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君子否耶官府市井間所不得問問禮樂之在學校古稱學校為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者幾何何以為君子何以為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聲居其地則必為其事為其事則必

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髙曾祖父雖衣冠頽黜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追其子孫修飾日增文為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子時先進後進並論耶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抵近世玉山尚書風聲未遠表元窮鄉遠士廹於諸公牽强而為此來開講之初敢以先後進禮樂異同為告自此得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為甚難尋常交際邂逅會集往往有之不必皆歌已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委屬而已然必以當人情通事類為善今也其歌詩能為夫子發發而又能善則其為人已不茍矣夫子於此既不失其傾寫之懽又不奪其委究之趣姑且使之反覆詠歎然後自歌而和之想見一時客主襟懷春融玉盎淵停雲止無形骸無渣滓此聖人德化及人至誠盡物之一事

非但可以小智窺測後世詩必已作間有從事於倡和者非矜才而凌駕則拘韻而牽强其流於樂府歌曲復皆委巷狎邪之作敗壞人心汙穢風教莫此為甚今欲與諸公稍稍釐正捐俗趨雅去華務實取古人三百篇以來之作可登於絃誦可編於簡冊者紬熟諷念可以觀志可以養德推而伸之可以使能可以成物其非體新聲一切不用庶幾近于夫子之指

孟之反不伐　一章

此一章可以為士大夫觀仁取善之法古人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僨軍亡國不與於射位而死也不得入於墓域則兵敗而後奔蓋未足深以為夸也孟之反事見於春秋傳哀公十一年當是時魯有齊難夫子之門人若冉有樊遲輩皆在兵間之反之為人不可詳考其往恐亦嘗受教於夫子今也見其入門而能殿有勇而不居故深喜嘉稱之與童汪錡執干戈衛社稷而不在殤例正一時事此聖人隨材因事成就長育之妙如造化之

於萬物大而大容之小而小養之形形色色無所遺棄俱成其美嗚呼仁哉莊周之徒得其一節遂以孟之反之退讓為常道為可以逃名遠禍而慕之慕之不已流於計較利害之私而聖人所以教人之大指失矣學者審擇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天地之間動物之最靈莫如人人之為動物而能最靈者以此心為之本也心為人之本而能動能最靈者以

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人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人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蓋夫富貴之為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為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絶糧乗田委吏伐木削迹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為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我學為孔子我無取貧賤之

道我不可以貧賤則其心不仁矣何也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則必慕富貴而苟求曰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居貧賤則必恥貧賤而不安慕富貴而苟求恥貧賤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為其於本心之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為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人能不失其本心之仁不媿於人之所以為人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平安無事時能存之

雖急遽苟且顛霞流離之時亦能存之其為人也當富貴而富貴則為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為貧賤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呼天之命斯人以為人予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為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之雖富貴不免近於禽獸可不畏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焉君子不可以不知

也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册紀載之鑽研師友問學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册而得之則理在方册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於外也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復驗之于事物是之謂行文矣行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謙該而内外交養矣然不主於忠信文何以實其文行何以成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葢於此四事常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敎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畧評之今之方册非

古之方冊也董仲舒揚雄韓退之在三代以下號為知
道仲舒明經專主災異楊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
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為鹵
莽羣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
訂疑辨惑之說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
遽退而察其談於僚友者難以質於臧獲號於鄉閭者
難以合於閨門是行不足考也平常小小籌度計較利
惟恐不居前害惟恐不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

溺為飢溺必不敢當也與交游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晡已不踐欲求為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於平日寢而寢思之食而食思之若然者病根蠹本正復何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憫痛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大學之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於講明義理之學儻其然乎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至博厚則高明

至誠者真實無偽之稱要其極惟天道可以盡之惟聖人可以當之世之人亦有知至誠之為美而為之者矣為之而不能無間斷則其力不能持久則不能有徵驗何謂徵驗我為至誠而物應之於此人知之於彼是也今且以家庭切近事驗之人未有不誠於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為人子者曰我誠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於兄矣而兄或不我友是其理殆不然誠患

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於為孝而持久無間斷父母安有不我悦使我能誠於為恭而持久無間斷兄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誠其敬推而於朋友誠其義皆能持久無間斷而推而於鄉里於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無間斷其行愈力其徵愈廣又推而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而四方萬里之遠服之質於鬼神而鬼神宜之被於豚魚而豚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為悠遠為博厚為高明為博厚載物為高明覆物為悠久成物而

中庸之能事畢矣然此為聖人天道極處吾儕小人驟焉而語之固所未喻敢問平居日用之際亦嘗有一思一慮一言一動不離於誠否乎於居處有能不欺暗室屋漏否乎於飲食有能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否乎於言語有能儼若思安定辭否乎於交際有能不忘平生之言否乎於辭受有能見得思義臨財毋苟得否乎於祭祀有能事神如神在見其所為齋否乎凡一思一慮一言一動所以養誠之具皆備尚懼不能無間斷不

能持久況又不能誠而何以為人乎所以自為於已未至而何以責物之不我應人之不我知乎程明道先生十八歲學顏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司馬温公孩童時以食胡桃失言為父母所責從此終身不敢謾語呂成公伯恭少年饌不如意輙推按發嗔不食晚歲涵養成就至於家人不見怒色此皆前輩嘉言善行可以為至誠無息之助諸君試相與講之何如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可以見聖人寛容篤厚與人為善之意先王盛時禮樂脩刑政舉為善者既衆矣而又有以使之知勸為惡者既鮮矣而又有以使之知耻傳稱堯舜之俗比屋可封成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不盡然其風氣純美可知矣後世不復望其如古然人心天理何嘗一日見其斷絶故鄉里之故家遺俗學校之明師良友常隱然相與扶持之或豪傑興起或聞見濡染大抵俱為善人之歸無有有倡而無和者此之為德不孤必有鄰言

其理勢自當如此也今且與諸賢試以目前事驗之徐行後長者坐不欹立不跛此近於有德人也謙冲退讓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此近於有德人也諸賢以此人為何如若見之則必敬之重之心然之退而之其家則欲其子弟效之其有麤率躁競憸中而利口者此近於無德人也諸賢見此人則必惡之賤之心非之退而之其家則不欲其子弟似之如此朝咻暮誘年遷月革見一不善自然如覩怪物惟恐不相離見一善人自然如

對芝蘭玉樹惟恐不相入行之愈久習之愈熟何患風俗之不美何患教化之不成刑不清而盜不弭邪此聖人周流環轍之餘拯時扶世之心尚有見於此也講學不明人多以異於流俗為賢夫既為賢則自然與流俗異但秉彝好德之良心初不相遠其機栝在父兄師友先覺者倡率開導之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者人之盛德然徒謙而不知所以為謙則處已接物

俱失其宜而不足以為德矣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善為謙者尊則能使其道有光卑則能使人不可踰已也人情居富貴鮮有不驕自古以來公侯將相如四豪之結客至三千人卑躬厚禮以養畜之如公孫弘之開東閣以收四方奇士其身甘脱粟飯布被而不以為耻可謂能謙矣不知有何功業及於萬物著於史冊此尊而不能光也貧賤之士人所易踰所以自重者謂有名教之樂道德之美耳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爵我以吾義樂天知命謹身節用以遠悔吝以安隱約所謂賢者不過如此雖帶索行歌飢色滿面而當路之三公千金之子欲與之交而恐不我屑也尚得而慢之乎苟使執柔行謟召侮取辱而不知謹焉則卑而人得蹂之矣古之善處富貴而謙者莫如舜禹周公以大聖人而能取人為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天下誦其功業煒然至於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莫如孔孟孔子能困厄陳蔡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見諸侯

而辭萬鍾之祿天下後世誰得而並之按謙卦艮以一陽為主在上卦三陰之下下卦二陰之上上於下卦則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動靜既不失其時而又思不出其位雖舜禹周公孔孟之事不過是矣

菁菁者莪　四章

此詩四章章四句作序者以為長育人材之詩鄭氏直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則斷為學校所作儒

者傳授可信不誣今試以大意逐章釋之首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之在學校亦如莪草之生於阿中得其所養而茂也先王盛時其於學校之士豈徒寛容逸樂之而已想見一飲食一射御一步趨一坐作之間不言而知有所謂父子尊卑之節焉知有所謂君臣忠敬之義焉知有所謂長幼揖遜之序焉知有所謂師友聚辨之道焉知有所謂交際辭受之方焉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若樂而無儀則散慢猥媟而不足以

為樂矣次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者喻人材隨其高下左右無不得所而暢達如莪草之或陸居或水處而皆莪也道化流行禮義習熟耳不聞可非之言目不見可鄙之事身不居可悔之行生乎其時而遭逢教養如此心烏乎而不喜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三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者陵淺於阿而高於沚所及者愈廣所被者愈孚所得者愈深古人粟帛泉布外兼以貨貝為用而五貝則為朋至此諸生自

喻其遂心慰意之樂雖錫我百朋之多不足以為賜也四章言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者舟之為物可以涉險可以行遠可以載重喻人材長育之久其氣質皆有成就可以見用於世而不必於用進退從容行藏自在原其功效之所以然者有以使之而然也休之為言嘆美饜足之味此四章非先王學校全盛不足以當之吾徒生長於二千年後不宜妄自菲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今

以往相與講明探索求古人居學校所樂者何道所以得者何業所以欲用者何才必有異於後世之汲汲而求求之不得則悒悒而困者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一章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託以治之我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為則徇己之私而絕物太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

徒仕於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
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
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
不知此故不以季氏為嫌而仕之非獨仲弓不嫌而夫
子亦不責非獨不責方且因其問政而教之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嗚呼旨哉人之患莫大於自用其聰明
非聰明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已之聰明所能盡也
故為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考成否而

賞罰之此先有司之說也君子誰能無過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錄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必多廢此赦小過之說也先儒有云强毅聰察之謂才强毅聰察小人如鯀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說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為問此其真知為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已足以知之乎廹夫子教之

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三言者豈但可為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聖道未明人才日陋為學者未能治已而治人為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已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綱牢籠於虛譽而濶略於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人才之升降觀於風俗之巧拙驗於器物之真濫蓋有其用至微而所關甚重若此　章觚哉之嘆是也觚以角

為之或用之於飲或用之於書大抵取有稜角不棿杌為便今者瓜名雖存瓜制不古於事未大害也夫子反覆形於嗟惻不置此豈為一瓜發哉竊嘗思之吾徒雞鳴而起日入而休凡託於居處飲食衣裘翰墨交際動作之間脩名而責其實恐無一可合於古惟偷安目前苟且滅裂不暇思及耳偶一思之有不惕然汗下者乎學校所以講習道藝之區今所講者何道所習者何藝坐斯席也想斯名也安乎否乎古之人皆躬耕而食惟

仕者以祿耕為其勞於治事力不能自耕也今一名為儒則棄耒耜離阡陌終日不知何勞而仕者之勞復何所為乎衣本以蔽體厚之以禦寒短之以便事華之以致飾嚴之以成禮惟儒者得服寛博逢掖今嚴華短厚與寛博逢掖混然雜居亦有知其然乎李斯程邈之學興人以科斗大篆為古今則又以李斯程邈為古是字書不可知也離騷河梁之體作人以國風雅頌為古今則又以離騷河梁為古是詞學不可知也推之於官名

於儀禮於日用常行諸事種種豈得皆與古合而吾持已處物憧憧然皆如暮夜遊昏霧中投坑墮井不可自保何望目槃杅几杖之銘耳珩璜琚瑀之音面相警為聖賢哉故夫子之嘆非嘆於一觚殆憂風俗之變將至於如此也且夫子不獨於觚然也嘆拜下嘆麻冕嘆先後進禮樂歎借馬闕文不啻屢拳拳焉以風俗之將衰在夫子尚不能如何不過私憂隱慮而已吾徒則又何說惟當精致而謹修之存之於心持之於身或可傳之

於書告之於其人其人萬一有知其說者逢可為之時得以漸而正之風俗猶有望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一章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十有八九難乎其為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遽然流於不肖此論本止為中人以下發夫子之門人最聰明者莫如顔淵其次子貢今也平居商略二子而乃有屢空貨殖之歎何耶嗚呼此不可以小事觀也洪範曰凡

厥正人既富方穀穀之為言善也且既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為善葢先王之時天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祿采地之厚始得以言富惟既富而所以居富者斯有道矣顔淵之時井法雖壞竊意猶有壞之不盡者故莊周言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内十畝固非皆寓言也但支持有所不贍而時時不免空乏耳夫子於此歎其居窮守約之操簞瓢飲食天樂内足泊然不以外物累其靈臺此與陳蔡絶糧而彈琴自如

者何異其曰庶乎者盖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貢之貨殖先儒以為未能忘情於豐約夫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為貨殖所累惜一金與貪萬鍾同一不化天之命人如是而貴如是而賤如是而貧如是而富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為難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昏於辭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譴怒之極惟取其名教最不可容者攻之未嘗以貨殖為責其以貨殖責子貢殆愛子貢之深期

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多言言則中理子貢惟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同門中亦不見其比今人見夫子一抑一揚遂疑子貢不得齒於顏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逆境為小節皆未深考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四德之一命者天之所以賦於人仁者人之所以為心聖人何以靳於言哉曰利非君子之所急其罕言之是也至於命至於仁亦若是焉蓋夫性理之學其體

也在於心傳而不可以耳受其用也在於躬行而不可以言說今姑無論夫子時夫子沒夫子之道湮塞晦昧者數百年賴孟子明之孟子沒又湮塞晦昧者千有餘年賴濂洛周程以來諸儒明之方諸儒之未明也人人以性理為難言而不敢言故講學者必尊所聞讀經者必闕所疑推賢敬古風俗朴厚而真修實踐之意常踰於議論之表自諸儒辯析既精記錄亦繁字義無所窒於心胸談柄無所滯於脣舌向也白首老生之不能諭

者三尺童子類能言之可謂家游夏人舒向而淵源根
柢有不暇計矣以此推之聖人所以罕言者豈非慮其
弊之將至此哉區區以空虛倚靡於斯亦既再歲愧無
所發明以稱答父子兄弟之意切願間暇之時有惑相
訂有益相告取五經諸子之遺言隱義雖易通而非盡
解者常常質難傳曰毋勦說毋雷同如利一也孟子之
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命一也脩身之所俟與巖
墻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之所難與管仲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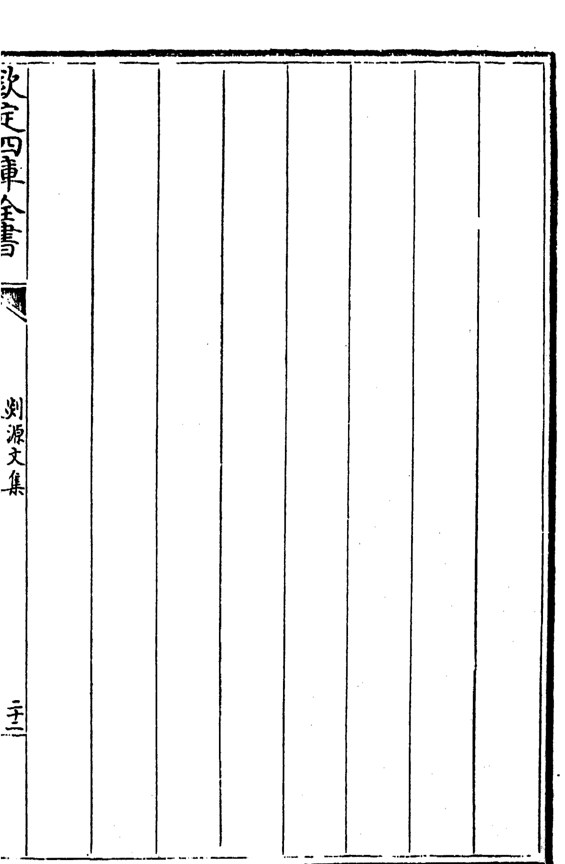
近何以别不徒求之又從而綢之不徒獲之又從而牘之朝夕復熟彼此浸潤庶幾修辭存誠致知格物不無膚寸之益諸君子以為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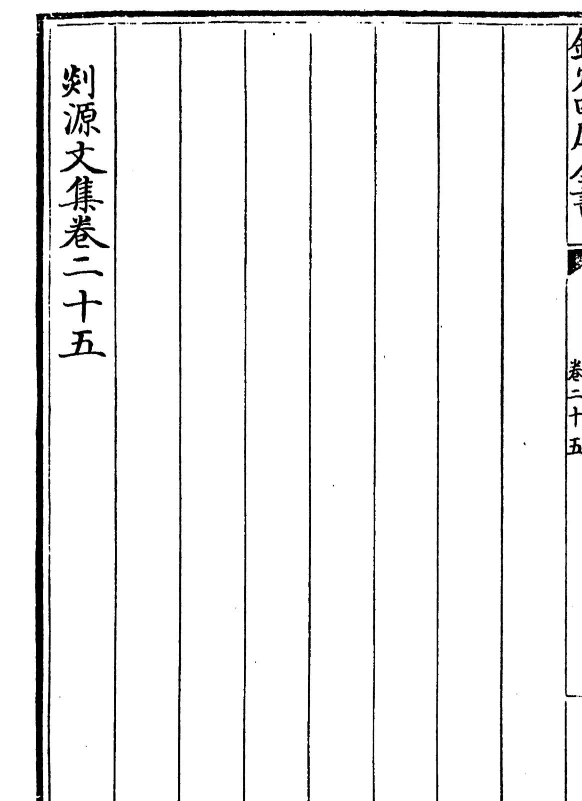
祭如在 一節

祭之以禮難言也其禮之所以然不可以不知也惟知其禮之所以然而鬼神之狀陰陽之故皆瞭然於胸中而祭可言也此章祭如在謂祭先祖時也祭先祖如先祖之存脉絡相通精神相接此易言也祭神論祭外神

若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類脉絡何以相通精神何以相接此難言也古之人食則祭先炊飲則祭先酒馬祭馬祖田祭田祖以至捍大災禦大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不遺其祭今且靜而思之人惟不知恩義則已耳稍稍知有恩義則凡有力於我者豈能忘之厥初生民風氣朴野不但拙於防患患亦未生不但略於息爭爭亦未有洎乎爭鬬患作人且不免與禽獸相食先後聖賢相繼出而憂之於是乎有管攝有拯助有教導又

知夫人之衣食居處生息於宇宙之間一物必資一物之力資其力者必懷其感懷其感者必圖其報此祭祀之所由始也籩豆誠陳尸祝誠設登降瞻仰若將臨之周旋傾聽若將語之精神安得而不接血脉安得而不通乎至若吾夫子之恩之德開吾人耳目洗吾人腸胃易吾人心胸續吾人命脉隆於天地深於父母又當何如其感何如其報丁祀在邇誓戒有言謹為諸君誦所聞而諸君省焉





剡源文集卷二十五

剡源文集卷二十六　　元　戴表元　撰

講義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一章

善者天理之總名人人有之人人有之而有不能有之者心不在焉故也心於善者不但能有已之善又能有人之善不但能有人之善又能與人同其善心不在於善者人已兩失之矣今且以此章三節逐一紬繹子路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取人之善以去己之不善猶未免於有不善惟能去其不善斯美矣此賢者事也禹之聞善言而拜是喜人之善與己相契雖有人己之分而同於為善比子路相去甚遠此聖人事也至舜則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一人之身而耕稼陶漁之類亦取於人而能之取於人以為善則人益勸於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舜禹俱大聖人不宜分别就吾黨今日所學且論子路子路在孔門最為多過初見時

氣象麤暴可掬從游雖久而鼓瑟言志侍側之頃威儀
應對每見譏斥後來出仕黨李氏為衞輙平生本末無
一合於正理不知聞過而改者何事想見其為人純誠
信勇但有所聞知其不善隨即羞悔不敢復作故能日
克用厲薰摩浸灌陶寫濡染而卒成大賢而稱其可為
百世之師也今人隨群而趨逐隊而處一般浮沉一般
容悅故終身不見有過又或位高齒長則人方譽之權
隆勢盛則人方憚之真見有過亦無人言湯者奪於外

馳鄙者安於近務幸人不言偃然以為人事不過如此尊卑相承前後相襲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既以誤已復以誤人悠悠兀兀坐成凡庸此皆子路之罪人也哉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先儒以為委曲說禮之事雖是委曲說禮此起初一章却是禮家大綱目處毋不敬者禮以敬為本戒人常常警畏不敢放縱怠惰儼若思者人思事時顔面

必端莊儼恪持敬者其貌亦當如此也安定辭者人之發言不可輕躁必審定其是使之穩當無有後悔方可出口安民哉者言人能行此三節不但可以自安而見於政事亦可以安民也總而論之其目三曰貌曰心曰言其綱一曰敬心在於敬則貌與言皆在於敬心不在於敬則貌與言皆不能無失也世之儒者多言心屬内貌言屬外既分别為二遂以為敬當主於心而已一戲笑過差一諧謔失節未害於道殊不知心是貌言之根

苗貌言是心之枝葉未有枝葉有病而根苗無傷者故其始不過小不敬而其終也卒陷於大不敬不可不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韓退之則直云張而不弛非文武之道夫文武之道豈使人謂戲謔可為者耶春秋之時一執玉惰一受脤不敬一行人失辭識者知其年壽祿位之修短尚書傳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所關順逆休咎尤如影響猶是古人告戒流傳常法如此今人所以不然者蓋緣常情以禮為拘束禁制

之物強而持之令人血氣不暢筋骸不舒此不知理者
之論吾黨試以曲禮此一章玩味而習復焉心常常不
敢放縱容貌常常端莊不敢輕於戲笑言語常常謹重
不敢易於諧謔但見氣象詳和身心安樂今日為生徒
則禮行於學校而為賢生徒為子弟則禮行於家庭而
為賢子弟它日為人師長為人僚佐則禮行於州里邦
國而為賢師長賢僚佐推而大之無往而不宜無為而
不順其效豈不章章可睹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物之大莫如天而山能藏之以此言學何學不充以此言德何德不具又大畜之卦内乾外艮乾者健也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内能健則無間斷不一之病於外能止則無淺躁輕出之悔皆大畜之義也易卦本不專為一端而發此象既取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為辭於義亦不為小矣前言者自聖經賢傳及載於簡書

聞於談論之善者皆是也往行者古人立身行事可聞可法者皆是也今之君子所以不如古人者多是自倚其聰明才智師心而行據己而發其天資純美者或能暗合義理無大差謬而思之不周講之不熟反致禍患其他強敏者強敏而失矜驕者矜驕而失苛細者苛細而失遲重者遲重而失惟多識前言往行則念念有龜着事事有軌範平時或得於考究或聞於講明耳濡目染心領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日積之以至無

所不通無所不悟如富人多藏貨物而不妄用如深山大澤草木生之寶藏興焉而不見其運動一旦臨是非據利害剖折無不中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畜之所以為美也按大畜以艮上九一爻為主而初九言有厲利已九二言輿脱輹九三言利艱貞六四言童牛之牿六五言豶豕之牙皆以止而不行為無災尤有吉慶至上九始言何天之衢亨象曰道大行也言畜多而至此始可行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而速於欲行其志者可不為戒哉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此章言周公之所以聯綴邦國之民使之綢繆固結而不散者有此九事兩者耦也猶言均平備具不偏枯孤單也一曰牧鄭氏以為州長是也民無土地則無生業

使相養育九州之長各有土地以養育其民豈不上下相得凡言得民者非謂得而有之也謂得其心也二曰長鄭氏以為諸侯是也九州内之諸侯公侯伯子男各貴於其國然茍徒以貴臨之則威權控制勢分扞格而不相得矣古之諸侯葢以貴養賤非以賤養貴也三曰師師之為言凡能以善教得民者皆是也故以賢四曰儒儒之為言凡能以善道得民者皆是也故以道後世言師儒拘於學問文藝故失其指如古之禹稷伊傅之

流朝為田夫暮為卿相所吐之言皆為經所行之事皆為史至今千百世下遵之則為聖賢悖之則為愚不肖非師儒而何五曰宗民無族則離惟有大宗小宗之法則有族以相糾合六曰主民無主則亂惟有世世食采之主則有利以相賑恤七曰吏民羣居易爭惟有吏以治之則不至於無統攝八曰友民分耕必力弱惟有友以信之則不至於無救助九曰藪民各產常產而不及乎其它惟有藪以富之則不至於無儲畜以上九事於居

民之法養民之具纖悉備盡人以為非周公之書非周公誰能為此書哉吾黨今日學問且先於師儒二項討論玩味所謂賢者何說所謂道者何物設使居田里其何以為俗設使居官府其何以為政賢莫先於自治而後可以治物道莫妙於無為而後可以為事二者其何以能得民之心知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惟毋汎汎然以為方冊之空談幸甚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古書言道德未有如此數語明白詳盡者天下事物莫不有道惟我能自修之於心則德為吾德而所以能積之修之則在於學當傳説時異端諸子之説未興文辭利祿之誘無有其所謂學其所謂道德可以想像按據而知也説命三篇説學惟説學于古訓要自是一種格言大訓載諸學宫簡牘之中老師宿儒伏於田野耕樵

之流當時尚可致問而今茫然遠矣如傅說其人即是其類今試以意求之學惟虛心可以大受先若傲然以已見實之它有增益由何而入故貴於遜志然一於遜志而不及時用力又失之悠緩故貴於務時敏既遜既敏所修者滔滔而來而愈信愈懷不敢怠忘則積於厥躬此一節也學不止於獨善其身必有以及物而後可以驗學之進故始於自學而終於教人體用內外各得其半雖已能如此惟念念主於學功力無間斷則所修

之德有自然而然而莫知其然者矣此下一節也兩惟字三厥字三學字此其立言之精垂教之切誠可為學者警枕又三篇中指實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象上與禹稷臯陶下與孔孟初不相遠漢儒明經家說若稽古已三萬言豈足以知此而況於後世生於異端諸子文辭利祿之俗穿鑿剽竊又出漢儒之下者乎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一章

子路之為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多過而不害為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為季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麤率可謂駟不及舌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而以處子羔則非矣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疑之有若鬼神之事固嘗親問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講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為學子羔之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其從游之久漸染

之孰又未必及子路而子路遽薦之為宰又遽然許之
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邪又況人之聰明有限事物
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見道無蔽尚不可廢學故
夫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
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以何必讀書幾何不以人民社稷
為戲乎夫子既斥其佞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
以為戒而流俗之弊至今反以為口實得百里之地為
古諸侯見儒如仇見書如毒藥怪物悍悍然曰儒無益

於世曰書能誤人相率擯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而與之語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是平常此二字惟聖人能行之若非聖人決然有偏倚決然有過不及決然不能平常故處事而無偏倚無過無不及與夫合於平常者天下之至理也既是至理自然民鮮能行之堯舜之禪授於理當禪授堯舜不容不禪授禹之傳賢於理當傳

賢禹不容不傳賢以至湯武之應天順人伊尹周公之訓太甲教成王仲尼之轍環天下由後世觀之其事至難其迹各異在聖人當時處之不過當然之理此所以為中庸也道學不傳漢儒遂以胡廣為中庸夫胡廣阿時取容持祿固位其所長但能記誦典章儀註以為口耳之資用心行事全不正當何哉其所為中庸乎近世士大夫說及中庸又降而歸之中才庸人聞中庸之名往往諱而嘆之故每發一議每創一事必求以異於人

嗟夫中庸者夫子子思諄諄以教天下後世以為之難能而士大夫諱之不為亦可傷哉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天下之藝惟其辛苦力學而後能者不如天性之自然天性之自然發之於内耳目之聰明接之於外有不學學必積矣良冶之子當學為治良弓之子當學為弓父業而子世之宜也今日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

必學為筭何也以言為治之家習見其為治之事錮補穿鑿者有似於為裘故不用之於治而用於裘為弓之家習見其為弓之事調揉撓熨者有似於為筭故不用之於弓而用之於筭此亦天性自然之所近得於聰明之所接故不待力學辛苦而能者也豈惟藝人之學為聖賢君子之事亦如此也學仁者始於孝弟學義者始於不妄取學禮者始於不妄動學智者始於不妄為學信者始於不妄語學仁而能孝悌雖不得仁去仁不遠

矣學義而能不妄取雖不得義去義不遠矣學禮而能不妄動雖不得禮去禮不遠矣學智而能不妄為雖不得智去智不遠矣學信而能不妄語雖不得信去信不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有此物而不能孝弟性本有此義而不能不妄取性本有此禮而不能不妄動性本有此智而不能不妄為性本有此信而不能不妄語是得之於性而失之於習也是良治之子不特不為治而併不能為裘良弓之子不特不為弓而併不

能為箕也為冶為弓也者性也為裘為箕也者習也仁義禮智信也者性也孝弟也不妄取也不妄動也不妄為也不妄語也者習也聰明者所以嚴其性之所從出謹其習之所從入者也禮記又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何也此言馬之性難馴人之教之者勞故始駕馬者車反在馬前人性之易學不如此也人之聰明所以能為萬物之最靈者謂如此類也人之子弟有聰明而不能用至於自汙其所習自棄其所學者真可惜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一章

善人慈祥信實之稱為邦猶言治國凡今子男百里諸侯屬皆是也勝殘去殺是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既不為惡自然不用刑殺此是功效比於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俗有深淺然亦可以為難矣夫以慈祥信實之人臨民涖政能使其人不為惡而免於刑殺此非一人一日所致故必待於百年之久先儒謂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幾近之唐虞三代既不易為

儒者說漢初禮樂則不暇興經術則無人講風氣可謂朴陋之甚其為政者蕭何起自刀筆曹參周勃輩皆百戰行伍而一團真淳寬厚之味令人感動蓋承秦人刻薄之餘真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蕭曹既創之於前相接為政者申屠嘉周亞夫之徒亦如泰山喬岳儼然不動雖無善人之名而有善人之實後來公孫弘以明經封侯作相儒術始顯海内亦紛紛多事以此想望善人為邦氣象欲如漢初以來何可復得論者遂

疑儒者無益於世多虛而少實徒勞而無功儒者亦無以自解殊不知漢初魯國兩生及申公董仲舒等若幸而得用又久其歲月又推舉其同類使相繼至於百年之浹洽安得無效祗如陳太丘魯恭卓茂僅得尺寸之地亦自移風易俗耻於為惡大概可以見矣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世而皆可疑耶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天下之至難平莫如怨而至易偏莫如好惡我有是善

也而人不知以為善我未必有是惡也而人斷之以為惡㤪斯興矣人有是善也而我不知以為善人未必有是惡也而斷之以為惡好惡斯不足孚於人矣伯夷叔齊以清隘聞於天下鄉人一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與惡人居若坐塗炭中意其平日必持己太嚴而責人已甚夫人乃以為不念舊惡㤪是用希謂所惡之人今日為惡明日能改過為善則伯夷叔齊亦不追記而咎之審如斯言豈有一毫芥蔕荆棘之意以此道處一家則一

家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鄉則一鄉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國則一國可以無怨以此道處四海則四海可以無怨先儒疑二子舊惡之事無以考以愚觀之武王以至仁伐不仁八百國之諸侯同心歸之而二子獨非之是與八百國諸侯宜為怨者也然天下後世至今以武王為是亦不以二子為非葢各當其理也然則用伯夷叔齊之道豈獨四海可以無怨雖萬世無怨可也今之人好惡不由其理一杯羹德色則悅之一睚眥反唇則

仇之聞二子之風亦盍少動心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為先生長者之法主於教言遜讓安有以後生為可畏又許其有求聞之心者哉嗚呼此可以見聖人教人懇切之極矣人非生而知之誰能廢學學則雖單夫窶人而可以為君子為聖賢不學者雖堯舜之聖不免為小人愚不肖為君子者為聖賢者人常畏而敬之為小人

者為不肖者人常賤而鄙之此必然之理也今夫一等同鄉井同國族人物相似也家世相似也年位相似也而能修飾衣冠遵守禮法口無妄言身無妄動衆必共相指目以為模楷此聞其人而可畏者也其有沉酗佻達狎暱非類幼不遜弟長不慈敬衆必共相指目以為疵癘此聞之而不足畏者也推之於庠序於朝市皆聞而知之善者必有舉之以為公卿士大夫不善者必不免糾之而蹈於罰善有可舉為公卿士大夫而不得為

公卿士大夫君子謂之命惡有可蹈於罰而不及蹈於罰君子謂之倖而人之為人不可不自擇也為先生長者之法不可不勸其為善而阻其為惡當夫子之時風俗猶美先王遺文餘澤猶有僅存於草野之間惟無老成師傳以接引將就之故悵悵然不知所歸夫子勸善阻惡之權既不得見於為政拳拳此歎必發於倦遊歸魯之日然則亦可傷矣其曰四十五十云者人能自少小始有知識之時而學之則年之至此必有一善以聞

於人非謂四十五十而始考之也吾黨之年視四十五十為有加所可以聞者何事所可以畏者何道所可以教後生者何業亦盍先講明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人必自貴也然後人貴之其賤也亦惟自賤而後人賤之也孟子此章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言本為當時禍福

而發其實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夫滄浪之水有清有濁水幸而爲清則人取之以濯頭上之冠纓水不幸而濁則人取之以濯足是因其體之有清濁故人用之有貴賤今有人焉口誦聖賢之言身履君子之行則鄉里必取之以爲師範國家必取之以備官府是猶滄浪清水之貴而人取之以濯冠纓也又有人焉言不出於禮義而鄙悖是習行不準於先王而市井是行則朋友必棄之以爲惡子官府必擯之以爲凶徒是猶滄浪濁水之

可賤而人取之以濯足也同一水類也而用之有如此其殊同一人類也而待之有如此其遠亦可以自擇矣或曰水本清也而人有用之以濯足人本賢也而人有不用之以居高位則奈之何曰是有命焉不可以槩論也季氏世為大夫而孔子懐羈旅之憂臧倉王驩得君而孟軻有不遇之歎故君子得福以為常而小人得福以為不幸小人得禍以為常而君子得禍以為不幸亦猶水之清者人固辱之以濯足而可貴者無損水之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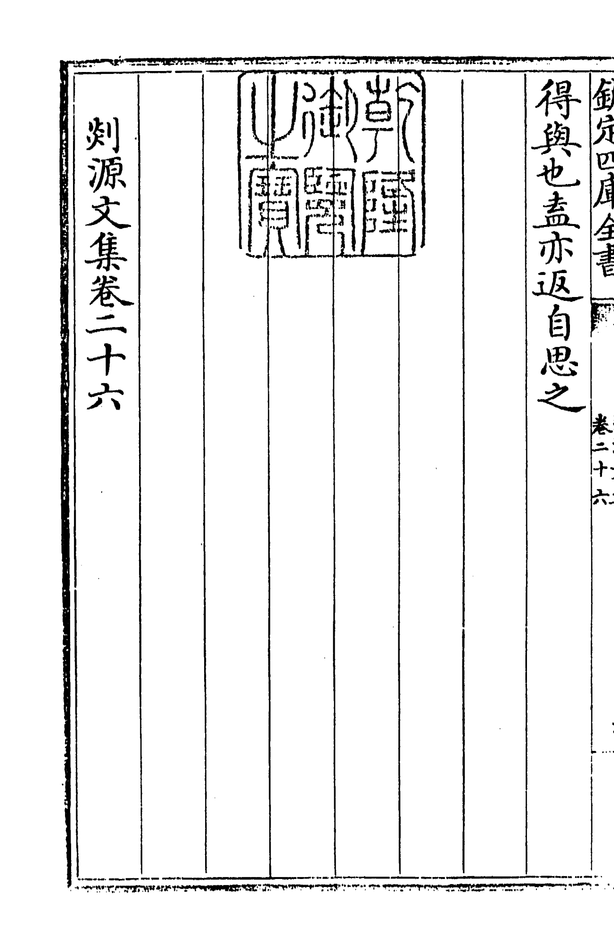
者强用之以濯纓而可賤者猶在也循理以安分修身以俟命事之在我者謹而行之事之在人者靜而聽之學問之道其庶幾乎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此四句孟子前篇巳嘗言之引仁義禮智歸於人心最為親切大抵天之予人以此性止有仁義禮只是以恭敬為仁義之節文智只是分別仁與不仁義與不義之

是非三尺之童亦知仁義非本外物而其初心因告子義外之辨今天下後世但知告子之害仁義而不知其害實起於老子老子於孔子為前輩多讀書識道理孔子亦甞問禮而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曰絕仁棄義民返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嗚呼是何言乎然老子之說險怪不經其害在孔子前而孔子終身無一辭非之告子之說緩於老子而孟子略不少容何也夫子道高以為我之教行則彼論自息孟子則不

然以為失今不攻後害愈甚故當時亦稱孟子好辯卒之天下後世因孟子而遂知仁義者辯之力也吾黨今日不必追咎老聃深非告子羣居終日固未暇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且問自身當惻隱者何事居窮無事固未識讓千乘之國且問自身當羞惡者何物出門固未能如見大賓且問居家能不欺暗室否居鄉固未能使人質決曲直且問能無間言於父子兄弟間否是四事也惻隱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皆良心也皆非他人所



得與也盍亦返自思之

剡源文集卷二十六